杜金《地缘政治的基础》的中国观

lwzhou

去年初，我和网友一样，在知乎等平台读到越来越多关于杜金谈分裂中国的一些叙述。当时的疑问是，杜金真是这么说的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俄罗斯上下认同吗？

对第一个问题只要找到原文就可以核对了。

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了解杜金的思想必须读全书。当时网上可以找到杜金《地缘政治的基础》的俄文版，虽然文字是完整的，但许多词被一分为二。网上也有机翻英、中文版，整理英文版者告知，文字不完整，除了掐头去尾之外，不少地方整段不见了，注解也被略去。除外，英、中文版中有错词现象（如将表示土地、陆地的 с у ш а 的第二格 суши 译成 sushi，中文版就出现了寿司）。2022 年春，电视上滚动播出“足不出户”的第二天，开始译《地缘政治的基础》中文版，同时纠正俄、英版本中的问题。杜金书中第七部分是地缘政治学方面一些经典文献，未列入，能找到中外文版文字的，就标注出处。除此之外，前言后语、脚注、词汇表等，“应进尽进”，便于网友查阅。翻译中，为理解俄文原著，得到朋友 MZD 的许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中英俄文本链接请见文末（侵删）。

至于第三个问题，俄罗斯上下是否认同，答案肯定无法在此书内找到，只能到书外去找。很希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知友们一起寻找答案。

随着阅读的深入，了解杜金所提到的分裂中国的思维逻辑，也明白绝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杜金靠一次访问中国就改变了自己那些分裂中国的念头（也未见杜金此后写过任何文字表明他已改弦更张）。

为便于阅读，按照杜金《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中，关于欧亚帝国缘起、在各方向构建欧亚帝国、中国的变化、杜金设计的中国未来等四个方面，捋出杜金的一些主要观点。

以下只是摘录。

1 欧亚帝国缘起

1.1 历史的地理枢纽

英国人麦金德 1904 年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到，已经横跨了 4 个世纪的海洋大发现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纪是以陆地上的扩张为主，俄国新近的扩张对世界极端重要，以俄国为核心的覆盖整个欧洲东亚直至北极地域的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

使力量对比转向有利，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

这种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将是“枢纽地区”或“心脏地带”的俄罗斯。

杜金在本书中评述：“麦金德正确地认为俄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陆地大国，它继承了罗马、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地缘政治使命。”（俄文版页码 p.111，这些页码已经插入中文版的正文中，下同）

于是，身处枢纽和心脏地带的俄国理论家杜金“**为实现和发展民族理想，实现伟大的俄国梦**”在本书中进行了详尽阐述。

“这个国家至少在帝国中看到了这个梦想的边界。（俄 p110） 欧亚帝国就是这种梦想的第一步。这首先就和欧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尼·谢·特鲁别茨科伊 1920 年在索菲亚发表了《欧洲和人类》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俄 p.26） 麦金德正确地认为俄罗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陆地大国，它继承了罗马、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地缘政治使命。（俄 p111） 此后，他和萨维茨基一起更加完善地提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主义。 1933 年，萨维茨基在“欧亚主义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一文的开头第一句就是“俄罗斯比中国更有理由被称为‘中国’（'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Middle State'）”。（俄 p.48）

杜金认为“没有帝国，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俄 p109）他强调，**俄罗斯最紧迫的地缘政治要求之一是“集结帝国”**。正是这种地缘政治逻辑，迫使比利时理论家让·蒂里亚特（Jean Thiriart）谈及建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的欧苏帝国”**的必要性。（俄 p.96）

为什么俄罗斯必须集结帝国？杜金给的理由是：如果俄罗斯选择“集结帝国”以外的其它道路，心脏地带的大陆使命将被新的大国或国家集团接管。由此，俄罗斯“辽阔广大的领土”将成为宣称是“欧亚大陆新据点”势力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控制“历史地理枢纽”的空间，要控制这片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要么中国拼命向北方进军哈萨克斯坦和东西伯利亚，要么中欧转移到俄罗斯西部领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即大俄罗斯西部，要么伊斯兰集团试图整合中亚、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以及俄罗斯南部的一些领土。

这种新一轮的大陆整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与它的单极大西洋主义方向水火不容。在地缘政治中，“圣地永不空”的神圣法则是颠扑不破的。

杜金认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必须是俄罗斯。一方面，如果创造一个非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必须彻底摧毁俄罗斯人民，这不仅困难无比，而且史无前例，也决无可能实现；另一方面，

这样的冲突会使大陆邻国和反大西洋方向的邻国之间兵戎相见，这样的结果只会强化第三方势力的地位，即美国及其同僚在世界主义规划中的地位。（俄 p.97）

那么建立欧亚帝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首先就要防止西方建立主宰全球的单一帝国，并保护不同文明的传统价值和身份认同不受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杜金在书中引用了麦金德 1919 年在《民主理想与现实》中的名言，**“主宰东欧，就能主宰心脏地带；主宰心脏地带，就能主宰世界岛；主宰世界岛，就能主宰世界。”**（俄 p.13）（世界岛，在麦金德用语中（和斯皮克曼不同）即为欧亚大陆和历史地理枢纽。）这句话告诉人们，建立欧亚帝国的目标，就是主宰全球。

1.2 与其说恢复苏联，不如说创建新帝国

杜金在书中分析苏维埃国家崩溃的四个主要因素原因是，1、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层面，社会主义政权从来没有将纯粹民族的、传统的、精神的因素，引入到一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情结中。2、苏联缺乏竞争力：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层面，从长远来看，苏联在抵抗大西洋主义西方集团方面缺乏竞争力。3、苏联行政机构按功能设置、民族主义严重、官僚集中制僵化；建立苏联行政机构的基础是，从世俗、纯粹功能性的角度，定量地理解国内机构划分方法。4、国家过度控制经济：苏联的经济体制建立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周期基础之上，对特定的个人利益，无法顾及。（俄 p.116）

苏联瓦解后，有人提出要恢复、重建苏联。假设重建苏联，又要避免苏联重新瓦解，那么激进结论是：必须彻底摧毁历史上曾经使一个伟大民族遭受国家灾难的一系列原因。

但是，如果复辟苏联，同时要放弃唯物主义、无神论、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地缘政治空间、行政结构、国际主义、中央集权等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旗帜下复辟苏联，对于现今俄罗斯合法吗？

所以，谈论重建“苏联”或“苏联国家”，谈论“恢复”“共产主义”等 ，改为创建一个“新帝国”，不是更正确吗？

2 在各个方向构建欧亚帝国

2.1 俄罗斯要将南部边界一直推到印度洋南岸

杜金认为，对南方来说，将地缘政治扩展到印度洋沿岸，“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个必要条件，意味着沿经线发展的核心意义和独特之处；意味着对南北轴线确定无疑的有效控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领土与欧亚大陆南部海岸线之间的整个空间是一片条型地**

带，其面积必须减少到零。

一个边缘地带，不是一根线，而是一条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海权影响力的一种表现，这与大陆一体化的基本推动力截然相反。如果俄罗斯北部和东部的欧亚大陆边缘的面积减少到零，而这里的大陆条形地带在地缘政治上是完整的（唯一需要的是维持现状，防止这条线在海权推动力影响下被剥离），那么南部和西部的边缘地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从北部和东部的进入冷海必须辅以从南部和西部的进入暖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才算“完整”。事实上，俄土之间爆发过多次战争，然而从战争中获利的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英国人，他们抽干了三个传统帝国中后两个帝国（第三奥匈帝国）的血。**俄罗斯向南方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搏是苏联向阿富汗扩张**，不幸以失败告终。地缘政治逻辑清楚地表明，**俄罗斯肯定会再次回到那里**，作为一个真正的盟友、保护者和朋友，应该不是以一个残酷的惩罚者去那里会好得多。（俄 p.98）

只有当海岸线成为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边界时，才能说其大陆建设的最终完成。

这不一定依靠征服、扩张或吞并。与欧洲大陆和亚洲大国建立强大的反大西洋主义等战略联盟将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可以通过血腥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有利于大陆大国地缘政治的利益，进入暖海。（俄 p.98）

“集结帝国”的过程最初应该着眼于一个长远的目标，那就是俄罗斯进入温暖海域。世界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全球化的威胁，在理论上，通过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不言而喻的联盟对抗海外入侵者，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温暖海域的通道。（俄 p.99）

苏联要打开到暖洋水域通道的主张曾经受到巴基斯坦的反对。毛主席生前接见的最后一名外宾就是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他对毛主席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让苏联的霸权主义统治巴基斯坦。虽然他们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在中国的支持下，我们顶住了压力。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进行抵抗。**苏联很想得到我们的暖洋水域，但是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他们是来自一个寒冷地带，我们怎么能够让它到暖洋地方来呢？毛主席明确地回答说：就是嘛！**[1]

2.2 俄罗斯西部边界应“在西部很远”

向西发展，使得俄罗斯西部边界为海岸线，这是建设欧亚大陆西部的目标。

杜金在书中写道：白俄罗斯应被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应沿东西轴线与它进行融合，所有种族在同一空间内的组织这是优先事项。**俄罗斯真正的西部边界应该在西部很远，因此，**

在完整的地缘政治图景中，白俄罗斯的土地更可能属于（俄罗斯）中部地区而不是西部郊区。（俄 p.216）

这样，将俄罗斯的边界向西推进的首要障碍就是乌克兰。

在杜金眼中：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它既没有具普遍意义的文化特质和地理独特性，更没有排他性的种族。乌克兰的历史意义体现在它的名字："乌克兰"，即"郊区"、"边境地区"。因此，无法接受统一的乌克兰进一步存在下去，这片领土应根据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的现实范围，划分为几个区域。（俄 p.216）

杜金说：**"如果没有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谈论欧亚大陆的政治通常是毫无意义的。""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于目前的边界内，这无疑是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巨大的打击，这无异于入侵俄罗斯领土。"**（俄 p.217）

杜金此书对乌克兰问题有许多论述，通过这本书可以看透俄罗斯行动的本质和目的。

杜金感到（俄 p.129），今天的德国是一个经济巨人，却是一个政治侏儒。俄罗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政治巨人，却是一个经济瘸子。因此，莫斯科-柏林轴心将有益于治愈双方的病痛，为大俄罗斯和大德国未来的繁荣奠定基础。从长远看，这将形成一个坚实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建立整个欧亚帝国，而欧亚大陆西边是欧洲帝国，东边是俄罗斯帝国。同时，这个大陆结构各个部分的福祉将服务于整体的繁荣。**莫斯科-柏林轴心将有助于解决俄罗斯和德国今天面临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样的联盟中，俄罗斯可以直接获得高科技和强大的工业投资，确保欧洲共同参与俄罗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同时，绝不会出现对德国的经济依赖，因为德国将不是作为慈善的一方，而是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俄罗斯的发展，从莫斯科那里获得战略庇护，保证德国摆脱美国主导而获得政治自由，并在资源上独立于受大西洋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能源储备（这是美国对欧洲进行能源讹诈的基础）。

2.3 日本是俄罗斯反对大西洋主义的盟友

杜金认为，与日本结盟至关重要。

泛亚计划是新帝国东方方向的中心。与莫斯科北京轴心相反，莫斯科东京轴心是一个优先开放的帝国建设视野，最终将使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完整，这最终将削弱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帝国，并可能彻底摧毁它。（俄 p. 133）

一方面，蒙古等地区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在文化和种族上与日本密切相关。佛教集团在远东建立稳固的地缘政治结构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远东将成为

太平洋泛亚联盟的大陆联系区域。

如果在莫斯科-东京轴心实施之初不可避免地发生对华关系恶化，佛教将被用作西藏和内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扩大欧亚及大陆空间，伤及亲大西洋的中国。（俄 p. 133-4）

俄罗斯和日本可以共同重组欧亚大陆的远东部分。在这方面，基于血统统一、种族类同以及意识亲近、宗教共源，蒙古-日本接触强度将不断增加。蒙古（甚至可包括处于中国占领下的内蒙和西藏）、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将构成了一个欧亚佛教飞地，作为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强大的元素，为莫斯科-东京轴心提供联系环节。（俄 p. 133-4）

杜金还说，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若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单一集团的战略联盟，会立即把日本从俄罗斯人身边推开，从而使关键的太平洋地区再次形成敌对。而陆海对抗的地缘政治是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太平洋地区是否参与共同欧亚计划。要么是俄、日、中联合，最起码是俄、日联合而不是中俄联合使日本孤立，如此，欧亚计划才会成功。（俄 p.132）

杜金提出：千岛群岛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俄罗斯人与日本人之间荒谬的自相残杀，将其迅速遗忘是我们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千岛群岛必须归还日本，但应该在欧亚远东新组织的流程框架内进行。（俄 p.135）

他还说：俄德和俄日冲突都是由大西洋主义者主动挑起的，他们在欧亚各国政府内外都采取了各种外交手段和权力手段。大西洋主义的反对者，从豪斯霍弗开始，最终得出结论，只有拒绝强加于三个欧亚地区的逻辑，才有可能有效地反对大西洋主义，这就要求俄罗斯人断然拒绝对德国和日本的恐惧，日本人和德国人断然拒绝恐俄，而不管这些“恐惧症”的支持者提出什么样的历史旧案。（俄 p.132）

2.4 非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

未来，人们应该专注于将美国赶出非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并相应地重新分配资源丰富的领土，以有利于欧亚伙伴和俄罗斯自身。该计划与大西洋主义者的“蟒蛇计划”截然相反，“蟒蛇计划”使得美国对南欧亚、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严格控制，以防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组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区。一旦将大西洋主义的“蟒蛇”赶回美洲大陆时，欧亚大陆整个“贫瘠的南方”将成为更发达的欧亚北方的天然补充。阿拉伯石油、非洲矿产和太平洋资源将绕过美国直接流入欧亚集团国家。这样，俄罗斯不仅能够开始为自己积累资源，还将向南发展获得新区域。欧亚欧洲将南移成欧非大陆。日本将在太平洋建立“新秩序”，日本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计划实施这一方案了。（俄 p. 153）

3 杜金看中国的变化

3.1 19-20 世纪中国的变化

杜金多次强调，他从中国近现代史中观察到，中国在这幅欧亚帝国的地缘政治图景中并没有发挥特殊作用，中国首先被剥夺了政治独立(英国殖民化使然), 然后被剥夺了地缘政治活力。在西方对东方的开发(殖民)过程中, 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 由**清朝最后几代皇帝的亲英傀儡政府统治**。(俄 p.205)

从 20 世纪初到 1949 年(国民党统治结束), 中国的地缘政治遵循纯粹的大西洋主义倾向（同时, 中国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海权国家, 而是作为西方的欧亚沿海基地）。

在短时间内(1949-1958)，中国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欧亚亲俄政权。(俄 p.205)在毛泽东主义活跃时期，中国自身表现出纯粹的基于陆地的欧亚倾向，当时“农民社会主义”、全民民族主义和明显的亲苏主义盛行。(俄 p.132)

1958-76 但由于历史传统，欧亚阵线很快就被抛弃，中国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直至欧亚导向继续削弱，潜在的大西洋主义，以及中国作为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身份变得渐渐明显。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与世界主义“三边委员会（美、欧、日）”的代表进行了积极谈判，意味着中国重新进入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结构**。（俄 p.205）

杜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暴露了中国亲大西洋主义的本来面貌，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以不同意苏联模式的发展为借口，再次回到了动摇欧亚远东地区利益，与俄罗斯冲突升级，这种可疑的地缘政治状态中。毫无疑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改革是从毛泽东时代向亲大西洋主义模式的最后转变，最终导致中苏决裂并转向西方。（俄 p.132）

3.2 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属于大西洋主义结构

杜金认为（俄 p.132），现代中国的“大西洋主义化”比俄罗斯成功得多。没有政治民主化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中国能够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依赖西方金融集团并保持极权制度和表面上的政治独立。自由主义是通过极权主义手段强加给中国的，这就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政党寡头政治的力量与寡头政治的经济，相辅相成，并与国际大都市贸易精英融合，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和国家财富私有化。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现实，因为这是与西方深度妥协为代价的，这样的成功，与保障政治独立的地缘政治概念明显不相容，而且，由于中国旁边有两个严重

的竞争对手，经济强大的日本和战略强大的俄罗斯，所以新的自由主义中国将再次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远东回归纯粹的大西洋主义，将政治独裁与资本发展潜在结合。

杜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苏联同样采用的是**“官员任命制”**。他清楚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关键，而是保持“官员任命制”。这种“官员任命制的经济垄断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切断了任何自下而上进行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俄 p.161）

杜金的观察说明，中国的改革若不能进行到这一步，经济难以进一步发展。

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的地缘政治最初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属于边缘地带，即太平洋（东侧）的“沿海地带”，另一方面，它从未成为海权国家，相反，它始终专注于大陆原型。因此，将中国称为“中间帝国”，是稳定的政治传统。“中间帝国”，恰恰是大陆型陆权政体形成的特征。

3.3 “中国对俄罗斯是危险的”

在“中国的没落”一节（俄 p.205-207）中，杜金得出结论：**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原因有二：**一、作为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基地，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国家，需要寻找“无人区”，连在这两种情况下，心脏地带都存在地缘威胁，且极其危险。中国虽然占据了勒拿兰以南的土地，人口增长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领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似乎极具吸引力。

此外，中国具有封闭的种族和文化特殊性，在历史上，从未参与过欧亚大陆的建设。无论政治细节会发生什么，都使得中国成为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这是地缘政治学的公理。(俄 p. 206，下同)

因此，俄罗斯私下认定南方地带最东段的地缘政治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向南的影响范围，并制造尽可能广泛的“边界区”。未来，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应该一路延伸到印度支那，不过，通过互利联盟来实现这一点，几乎难以置信。

这就是中国与伊斯兰亚洲（土耳其除外）和印度的根本区别。

如果欧亚与欧亚南部地区的联盟，基于共同利益考虑，认识到共同地缘政治使命的需要，有意识地自愿联合，那么对中国应该考虑的是，施加地缘政治强大压力，以领土分裂、疆域破碎，重新划分国家政治行政区归属相威胁。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土耳其。

中国和土耳其是(俄)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

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韩国、越南和日本是(俄)潜在的地缘政治

盟友。

必须使用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针对**对手，应该努力造成伤害**；针对盟友，必须揭示地缘政治目标的共性。

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杜金的结论是：**中国是俄罗斯在南方最危险的地缘政治邻国。**在某些方面，它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但如果土耳其公开是北约成员，其战略大西洋主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与中国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俄 p.205）

因此杜金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的方案：新帝国东部地区的中国，在同西方比较时，不应同英国比较，而应同法国比较。在积极反对欧亚计划的情况下，欧亚帝国的策略将可遵循两种方式：或者不得不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当然这样做后果严重，或者，在中国国内建立亲日同时又亲俄的强大政治游说团体，使中国变得成熟，且平等地参与欧亚大陆项目。

4 杜金设计的中国未来

4.1 中国北方-疆藏蒙

在“中国的没落”一节（俄 p.206-207）中，杜金首先对中国北部、西部各领土一一表述了他的计划：很容易推断出俄罗斯在从巴达赫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空间地带“内部地缘政治”的优先事项，其主要模式是将中国北方领土与更南方的土地分开。以地缘政治分析，即刻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西北是新疆，是政治自治历史最悠久的诸国之地（原文用 страна）。**历史上曾有诸国**（原文用 государство）**在此相互取而代之**。目前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维吾尔人，这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中国人通过直接军事压力、直接殖民统治、压迫当地居民、镇压他们捍卫宗教和民族自治的一切，企图维持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在西伯利亚开发项目框架内，俄罗斯沙皇之间就已经有了将新疆并入俄罗斯的想法，关于边界线的这一想法应当再次回归。（俄 p.207）

从公元前 138 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起，汉朝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逐渐起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公元前 59 年，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西域就纳入了汉朝版图，据《汉书·西域传》，当时共 50 部落中被汉朝授予“印绶”的上下官员总数达 376 人。所以“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一文[2]严正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4 年)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杜金认为，新疆以南延伸昆仑和西藏，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西藏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有着特殊的人口、特殊的宗教、古老的政治与民族传统。北京在这里的权力也是人为的，建立在直接暴力之上，就像在新疆一样。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很有兴趣，积极支持这些地区的分裂主义，并在整个地区开展反华民族解放斗争。**未来，所有这些领土都将和谐地融入欧亚大陆联邦，因为地理和历史都不会将它们与大西洋主义联系起来。新疆和西藏必须进入陆权地带。这将是最积极的地缘政治决策。

即使中国不放弃其反欧亚地缘政治项目，这样做也能为俄罗斯提供可靠的保护。没有了新疆和西藏，中国潜在的地缘政治就不可能突破并进入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同时，不仅**这些领土将完全从中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甚至这些地区局势最初阶段的不稳定性，也将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收获。**（俄 p. 206）

东部是俄罗斯战略盟友的蒙古部分，重要的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在蒙古政治中可能出现的亲中因素。幸而，蒙古大草原和沙漠完美地保护了南西伯利亚免受中国侵犯。同时，**应强化蒙古和新疆与西藏的联系，以便为整个地区的新格局创造先决条件，以逐步取代中国及其地缘政治对疆、藏、蒙的影响。**可以提出**蒙藏联邦**的设想，其中还包括布里亚特、图瓦、哈卡斯和阿尔泰共和国。这些民族的喇嘛教传统，是莫斯科统一反华的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工具。（俄 p. 207）

4.2 中国东北

南方地带的最后一个区域是位于中国东北的满洲里领土。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对中国而言）薄弱的地缘政治联系。在这片领土上还存在具有政治独立传统的古代“国家”。早在 20 世纪，日本又重新建立了以哈尔滨为首都的满洲国，哈尔滨是日本侵华的大陆桥头堡。**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满洲里存在一个不受中国控制的特殊政治国家是非常可取的。由于日本本身就是欧亚大陆潜在的地缘政治盟友之一，因此可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努力。**（俄 p.207）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满洲），位于蒙古东部边境至乌苏里江。**从逻辑上讲，它必须由俄罗斯进行战略控制，**否则必然成为“地缘政治历史枢纽”与边缘地区领土立场冲突的借口，而中国无疑属于边缘地区的范畴。（在这一点上，地缘政治学家从未怀疑过）。（俄 p.190）

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可能再次走上欧亚联盟的之路，但不必特别指望这一点。纯粹从务实的角度看，与西方交往对中国的好处远大于与俄罗斯的交往，俄罗斯无法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而这种“友谊”只会束缚中国在远东、蒙古和南西伯利亚操纵地缘政治

的自由。（俄 p.205）

西藏-新疆-蒙古-满洲里共同构成俄罗斯的安全带。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土地处于俄罗斯心脏地带控制之下，同时利用俄罗斯潜在的地缘政治盟友印度和日本，以及遭受北京独裁的当地民众。对于中国本身来说，这一地带是潜在的“北上”进入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战略跳板。

围绕南面紧邻勒拿兰的土地，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世界主要势力地缘政治的对抗性阵地战。**俄罗斯应该从中国攻下这个桥头堡，把中国推回南方**，作为地缘政治补偿，允许它沿南北轴向南，发展印度支那（越南除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俄 p.207）

4.3 怎样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实施泛亚工程的地缘政治“替罪羊”，泛亚工程既可以通过鼓动中国内部（西藏人、蒙古人、新疆的穆斯林人口）的分裂主义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操控地区矛盾，支持中国国内潜在的佛教徒（及道教信徒）游说团体，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他们反大西洋主义的方法来实现，

未来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效忠欧亚帝国的政权。（俄 p. 134）

杜金还认为，应向中国提供专门针对台湾和香港的南方区域性地缘政治支持者。向南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在北方和东方所失去的政治影响力。

以上，是对杜金一书与中国相关的一些摘要。

从《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一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欧亚主义制陆权的兴起，欧亚帝国的构想，是个宏大无比的计划。它展示了向西，向南，向东三个方向的广阔陆地上构建欧亚帝国的勃勃野心，从而让我们理解苏俄对阿富汗、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清除这一路上的障碍。

我们终于明白，杜金书中为中国设计的未来，完全是根据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及其变化，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中国是俄罗斯在南方最危险的地缘政治邻国”**。

资料出处：

[1]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谈话记录(1976 年 5 月 27 日) 记录 （未经毛主席审阅），时间：1976 年 5 月 27 日晚 8 时 35 分至 8 时 45 分，地点：中南海，参加人：巴方——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中方——华国锋，翻译：冀朝铸，记录：张铁根。《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主编，国史出版社，2018.

[2] “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中国政府网（2003 年 5 月 26 日）www.gov.cn/test/2005-07/01/content_11423.htm .

中文版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tIfmPXQre8Bxz2m0Saw7A?pwd=vwts 免提取码：vwts

英文版链接 **English edition (Improved)**

https://pan.baidu.com/s/1Dgk2J-2X08P9PnPB2kuceA?pwd=j6r3 (Aoto-Code j6r3)

俄文版链接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ие / Russian Edition**

https://pan.baidu.com/s/1JrbojlyNJRa6zN7L0Qyz0g?pwd=lz00 (Auto-Code 1z00)

2023 年 2 月